报眉广告 139 307 58 496
天津老酒收藏协会 走进沧州 免费上门收购
因此广告覆盖沧州市全区，有需上门请提前预约
本公司收购1953-2021年新老茅台五粮液酒及2000年以前各地方老酒十七大名酒以及53度优质白酒。联系电话：张经理 13024511618、田经理 18556811191

榆钱满树的日子

烟火人间

■贾宝森

过去的农村，榆树是最平常的，闲院落、屋宅后、大坑边，哪怕一个角落，稍不留神，就会长出郁郁葱葱的小榆树来，更别说村外的大堤了。这些榆树像极了农村的娃娃，遍地疯跑。

在无风的日子，红通通的夕阳挂在天边，染红了整个西边的天空。蛰伏了一冬的黑牛虫儿们展开黝黑发亮的翅膀，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聚拢来，在榆树的上空，飞着，闹着。熙熙攘攘，密密麻麻。不一会儿，树枝上黑压压一片了，它们是在参加春天的盛会，享受大自然给予它们的饕餮大餐。

农家娃娃一放学回家，不用大人管，都拿个瓶子呼朋引伴地跑向大堤，抓黑牛虫儿喂鸡。

堤两旁是茂密的树林，榆树、槐树、柳树……还有一些低矮的灌木。树林间偶尔传来几声鸟的啼叫，为这里增添了几分静谧。

此时的黑牛虫儿落在树叶上、榆钱儿上，贪婪地啃食着。从树下望去，一串串黑压压缀满枝条，个儿高的孩子拽弯小树，个矮的伸出双手去捋，“嗤——”一小捧黑牛虫儿便在小手中痒痒地爬了。有的孩子捋上几把榆钱儿塞进嘴里，欢笑声、打闹声响了起来。整个树林变成了孩子们的世界。

“拿瓶儿，拿瓶儿！”一只只小黑手儿捏着虫儿，小心翼翼地塞入各自的瓶口儿。如果遇到大树也不打紧，劲大的便后退几步，然后飞跑起来，使劲地踹向大树。顿时，“哗——”的一声，黑牛虫儿落了一地，它们狡猾地一动不动，趴在地上装死。

孩子们呼啦一下冲到树下，飞快地捡着。女孩子们都爱干净，蹲在地上，翘着小指，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只黑牛虫儿放进瓶儿里。那些半大小子可管不了许多，他们有的坐着，有的趴着，大呼小叫着用小黑手把黑牛虫儿往自己的怀里扒着。有一小堆儿了，便抓将起来，一把摁进瓶子里，不一会儿便有半瓶子。

太阳渐渐落山，村子的房顶上也都冒起了袅袅炊烟，空气中弥漫着饭香的味儿，孩子的瓶子里也都装满了黑牛虫儿了。他们眯缝着眼睛从瓶口里向里望去，熙熙攘攘，千千万万的小爪在瓶子里爬着，用耳朵在瓶子口听，嗤嗤拉拉，这种感觉让孩子们心里痒痒的，仿佛他们手里握着的是那温热的鸡蛋。

村子里此时也热闹起来，猪叫声、鸡鸣声此起彼伏。

“我娘说了，黑牛虫儿捡够一瓶儿就给我炒个鸡蛋！倍儿香的那种！”

“我娘也是！”

“我娘也说了！”每个孩子都不愿落后，他们抓里抱着瓶子，不管娘说过没有。

每个孩子眼前都会浮现出那动人的画面：两块灶砖斜斜地支着，柴草在砖内冒着火苗，火苗上有一个小铝勺不停晃动着，勺内的油冒着烟。“滋啦”一声，鸡蛋液倒进勺里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，黄白相间的炒鸡蛋便抖抖地放入碗中了。

一进门儿，我便举着瓶子大声喊起来：“娘，看！”那神态俨然是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。

外间屋儿雾气缭绕，熊熊的火苗舔着锅底，娘咕嗒咕嗒地拉着风箱。锅边儿弥漫着榆钱儿饭的清香。不一会儿，饭熟了，掀开锅盖儿。热气翻滚着升上屋顶，在屋顶的上方弥漫着。煤油灯跳动着如豆的火苗儿，映红了娘慈祥的脸。

娘把篦子上的榆钱儿饭端出来，撒上一把盐花，点上几滴香油，绿的榆钱儿，黄的玉米面，我的嘴里早已是水津津的了。

“先给大功臣盛上一碗！”娘看着我吃，微笑着。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香、软、糯，不一会儿，肚子便像小锅一样鼓了起来。

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来，农家的院子便光亮了起来。大公鸡们早已在鸡窝里喊破了喉咙。孩子们不用大人吩咐，早已起身跑到鸡窝旁，一股骚臭味儿热乎乎地扑面而来。他们不管这些，一块砖、两块砖地搬开。鸡们早就不耐烦起来，在窝儿里挤着闹着，踱着步子，“咯咯”地小声地叫着。“啪”的一声，鸡窝一打开，鸡们一窝蜂似的涌出来。

孩子们拿出盛满黑牛虫儿的瓶子，拧开盖子。倒出一把虫儿，向地上一撒。鸡们便飞着、跳着向虫儿扑去，“笃笃笃”地啄起来。孩子撒出第二把、第三把，鸡们全都撅着尾巴，地面上是不停跃动的鸡的脑袋。

孩子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也像太阳一样暖，满脑子是白白的鸡蛋，娘的笑脸。

人生感悟

母亲

■马踏青青

独自在家，凝望着窗外，不由得想起已离开我们七年的母亲。

母亲是个好学的人。

她童年跟随“拉胶皮”的姥爷在兴济镇，曾在教会办的学校识过几天字，少年时回村还进过扫盲班。由于不常用，她只会认，不会写。凭着这点基础，她边读边学边问，硬是能够流畅地看书读报。

我们各自成家后，只要一回娘家，她就把她认为有教益的内容读给大家听。有时会有错别字，当我们给她指出，她老人家总会“哦哦”地点头，虚心接受，还会默念几遍，增强记忆。

姥姥重男轻女，只让老舅上了小学。这件事给母亲留下怨怼和遗憾，不仅自己抽时间学习，弥补缺憾，还总是鼓励子女向学。她常说：“能上到啥程度，咱就供到啥程度。”

父亲也是个好学的人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肚子还填不大饱，父母就订阅了《参考消息》。晚上，他俩在我左右边睡，边抽卷烟，边聊天，边看报纸。

那时，土炕周围墙上贴着过期的报纸。在炕上玩耍，躺在枕头上，边玩边看墙上贴的报纸认字，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大乐趣。

我们家那时还拥有一台插火电的大收音机，那可是件奢侈品。

褐色的木头框，织得很密实的、带金丝儿的黄色布面前脸。两个旋钮，一个开关调音量，一个调台。但是，我们却不轻易打开，怕费电。

1976年，毛主席去世那天，我家斜对面的鼓楼粮站借走了这台收音机。全体职工集体收听重要新闻。

母亲整天劳作，很少有闲工夫，经常边做饭边听广播。灶堂里，烧棒子秸呛人的柴火味、大锅烧开的白腾腾的水蒸汽味、和好的生棒子面味，搅在一起。母亲将手中金黄的生玉米饼子拍得“叭叭”作响。此时，收音机中正传来女播音员播报的“巴勒斯坦”“加沙”“以色列”等字眼儿……

这一切在一起似乎也并不违和，这些声色永久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家有了电视机，每天晚上七点的《新闻联播》成了母亲的必修课，也是她一天劳作后休憩的好时光。

亲朋好友也知道老人的喜好。有一次，我家电视机坏了，要搬到外边修一天。亲戚怕耽误老太太看当天新闻，就着搬来一台旧的，让她先看着。

母亲不大的房间里，桌上、床上常堆放着订阅的报纸、杂志，还有我们从各自单位捎来的过期报刊。

晚年，母亲不止一次感叹地说，每天晚上，拾掇利索，把水杯、烟灰缸、烟、打火机放到头前椅子上。钻进被窝，点上烟，戴上老花镜，半趴半坐地看书看报，是她一天中最悠闲、最幸福的时刻。

母亲就这样幸福着她的幸福，直到临终前两个月。母亲将好学的精神遗传给我们兄妹七人。无论年龄多大，我们都在不断地学习，完善着自己。

花开诗旅

雨

■谢尚园

雨丝在窗外低吟，
像迷离的浅唱
扰了无数幽梦
雨雾织成一幅相思的帘幕
打开一段典故
石板青苔透着玻璃的色彩
一窗心事随风漂浮

拨开时光的帷幔，
隔着雨帘回望
一个人的声音
穿越寂静的深夜
在我的心上盘旋
像失业的闪电

我避开秋雨的缠绵
在这多情的喧嚣中
静候天涯

人生百味

生活的成本

■周晓峰

冬天来了，又到了储存大白菜和大葱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从老人们那里学来的生活经验，口口相传，家家如此。

人们聚在一起，谈论最多的就是哪个菜市的白菜或是大葱价格便宜，质量又好。哪怕便宜一毛钱，也会不辞辛苦，穿城而过，前往购买。挣钱难，生活更不易。正是抓住了人们这一心理，除了菜市这样的固定菜摊，头脑灵活的菜商驱车在人流大的道口倾销白菜，走量为主。大葱，销量和口碑都不错，极大满足了各种阶层市民的需求。

以前，我也是谨遵老人指示，囤积白菜和大葱过冬。现在，市场经济繁荣发达，一年四季，新鲜果蔬琳琅满目，与过去物资供应匮乏的时代，大相径庭。小时候，家家户户冬天买上几百斤大白菜是平常事，顿顿吃白菜。那是因为那个年代里，没有其他蔬菜。冬天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现如今，如果天天吃白菜，应该没有几个人能消受。

生活经验告诉我，现在人口少，再存放大量的白菜和大葱没有必要。最重要的是气温的变化，也给蔬菜储存带来难度。好好的白菜，往往会烂掉一半，大葱空心，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。即便是买的时候价格相对便宜，可是白白放坏了，也让人心疼。

近几年，我不再存储白菜和大葱了，随吃随买。尤其是超市销售的菜品，质量有保证，而且大葱还剥了皮，剪裁整齐，非常实惠。价格虽然高些，但是少买些，够一家人吃上两顿即可。

俗话说“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便受穷”。吃，是居家生活的头等大事，应该从思想上改变旧观念，与时俱进，不计较一时得失，让健康理念根植心中。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
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胡同】

冬天，找一个地方随意走走，即使曾经多次徜徉其间，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比如一个老胡同，在冬日旷远苍凉的天空下，在告别喧嚣后寂寥的素静中，会有别样的风姿。穿过热闹的街市，走进古意悠然的胡同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宛如儿时穿梭于老街。即便是一个人，也没有孤寂之感。

——王岚

【芦花】

芦花，摇曳在故乡。早上，带着湿漉漉的温度，柔润着静美的芦絮，绽放出美妙的形象。夕阳的余晖洒进苇塘，兴奋了洁白的芦花。芦絮飘摇，摇醉了西下的夕阳。芦花是娇羞静美的少女，在秋风的抚摸里，颔首低眉，酝酿心事。

——魏益君

【小城夜晚】

夜晚，行走在小城，目之所及，夜色包围着城市，人间灯火绚烂。马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，各色齐全。沿着街道向城外踏足，消遣着夜色，消遣着饭后时光，同时也消遣着生活。路过步行街口，一商贩正高喊低价出售。忙碌了一整天，我想他的收获肯定丰盈吧，只是余货尚存，想早点收摊。

——陈裕